

CaoYuan  
ran lü de ai



# 草原染绿的爱

张永昌题

张永昌 张翔麟 / 著

作家出版社

# 草原染绿的爱

张永昌 著  
张翔麟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草原染绿的爱/张永昌, 张翔麟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9.9

ISBN 7-5063-1766-4

I. 草… II. ①张…②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1606 号

## 草原染绿的爱

---

作者: 张永昌 张翔麟

责任编辑: 宜 适

装帧设计: 家仁工作室

版式设计: 张利敏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300 千

印张: 13.5

印数: 8001-11000

版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63-1766-4/I·1754

定价: 20.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张永昌**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CHAOYUANRANLUDEAI



张翔麟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YUANRANLUDEAN

## 内容简介

《草原染绿的爱》是一部充盈着北  
中国草原开阔豪放和人性质朴刚烈之美  
的作品。

远丘流雪群羊下，大野惊风匹马还。一望无边的碧透的草原，是今天人类最美好的一片净土，作者走进茫茫草原这一历史的后院，描绘出了草原生活的波澜壮阔的画面——作品所描写的不是几个青年男女的生活故事，而是一部民族的奋进曲。这里的人们生活于高天大地之间，过多地目睹了万物的生死荣枯。打开这部异彩纷呈的草原画卷，你会从牧马人的生活开始，走进蒙古人的生活 and 原始文明……这里有数不清的典故和趣话，天地悠悠，千年万载，一支永恒的草原牧歌把你带进 21 世纪……

1

内  
容  
简  
介



## 内容简介

这块广袤而神奇的土地，悲风嘶马，古朴粗犷。跨世纪的青年一代，从遥远的梦幻中醒来，他们面对退化、沙化的多灾草原，再也不甘于“上马放牧，下马喝茶”的原始方式了，他们要用现代文明来改变遗旧观念，畅想美好的未来。

萨日娜、江卜拉等鲜活人物的塑造，将变革中人的生命形态和生命历程得以充分展示。无论是扣人心弦的现实冲撞力，还是炙人情怀的炽热爱恋；无论是情仇交织、生离死别，还是对命运不屈的抗争，都奏出了一首首撼动人心的千古绝唱。作者以细腻的诚挚情感，折射出平凡世界中人性的真善美，读来令人忧愤悲怆，荡气回肠。诚如当代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陈忠实先生读后写道：《草原染绿的爱》的成功就在于写出了几个生动鲜活的青春男女，使我过目不忘。

亲爱的读者，当您读了此书后，便知是一部如何厚重的作品了。

# 续《草原染绿的爱》

## 致作者的一封信

### (代序)

张永昌先生：

你好。你和张翔麟先生合著的长篇小说《草原染绿的爱》，我读了两遍，依然抑止不住新鲜和激动的心情，给你写信交流阅读感受。

读小说是为了寻求动人的故事，这是任何阅读者的最基本的阅读心理渴求。然而故事总是由人物演绎的，人物的情感世界和人物的追求以及命运的最终归宿，才是撑起故事框架的柱梁，才是决定故事的质量的主宰，也是决定读者阅读兴趣的最基本的因素。《草》书的成功就在于此，写出了几个生动鲜活的青春男女，使我过目不忘。娜日萨的自尊和对爱的痴心矢志，令人读来心灵震颤。江卜拉的崇高理想和勇于探索亦勇于实践的个性，让人领略到新一代草原人的魅力。豁达善良的严静





桑和诗情洋溢的蒙更花，纯洁恬静的伊琳娜，这些新一代草原男女的心灵世界的崇高追求和现实生活的爱与恨，交织成一曲动人心魄的交响曲，一张张可视可感的青春面孔浮现在如锦的草原绿野之中。

娜日萨的形象尤为丰满。这个女孩来到这个世界时就背着上一代人的痛苦的十字架。构成这“十”字的竖笔是传统的毫无人道人性可言的野蛮的婚配习俗，而“十”字的横笔则正好是现实生活中极左的政治因素投射给这个不幸的生命先天的压迫。令人深思的是，巴德玛额吉既是那个“十”字的切身受害者，甚至可以说在传统和现实构成的不堪重负的十字架下屈辱生存半世，却仍然顽固地要把那个十字架再转移到女儿的心灵里，可见传统的积习所造成的扭曲心理的恢复之难，可见现实生活中物质生活对人性的新的扭曲的力量。娜日萨面对的不仅是母亲按照习惯思维强加给她的十字架，而且领受着一个披着现代人袈裟的伪善而又陈腐的势力的逼压，她在重重包围中一次又一次突围出来，胜利地完成了对于陈腐和邪恶的精神剥离，一步一步展示着对于理想对于爱的动人的心灵历程，一个生动鲜活的蒙古女儿的形象塑造出来了。她终于拒绝了那个十字架，拒绝了现实生活中新派生的丑恶，成为新一代草原人的自由女神。

娜日萨生存环境的草原，面对着沙化退化的威胁；娜日萨生存圈里的老一代和同代人的和谐与不和谐，都深刻地映现出陈腐与新生，美与丑，激进与平庸，纯洁

与污浊，鲜红的血与浑浊的水的尖锐冲突。使我在感受草原实现新生的艰苦历程中，草原人也在实现着心灵和精神世界的更新。一个“缚马架”的推广，一部电视机的安装，一辆摩托车的出现，一场迪斯科舞蹈的举办，都会对传统的生活秩序造成冲击，表层的争论可以透见旧的心理秩序的紊乱和重建。娜日萨和江卜拉一伙青春男女正经历着从自然到心灵的双重新生。

这个过程不是草原独有的个别的现实，而应该是我们正在经历着的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草》书的普遍性意义造就了自身的典型性品格。

草原骄子蒙古民族生活风情是《草》书的一大靓点。盛大的浓郁的草原传统庙会的纷繁多彩，骠悍矫健的套马场面，别具民族情趣的婚礼景观，神秘的草原和雄奇的雪山风光的铺陈描绘，读来令人神往。所有这些生动的描写，为娜日萨等两代人的生存环境提供了一个逼真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生活的土壤。在这样的自然环境和特殊的传统文化里，正生存着这一群无论在形式上无论在心理灵魂世界里，都在进行着除旧布新的两代人。这样的自然景观和民风民俗的描写就不是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妆饰，而是与人物的血肉和灵魂息息相关的不可或缺的统一肌体了。这里既能看出你对草原生活的熟悉，更能看到你对这浸淫着文化色彩的风俗民情的深刻理解，才能把这些东西和你的人物那么浑然地营造为一体。

透过一个个青春男女和一个个老一代草原人的个性



## 代 序

各异的生活形象，他们对于草原现存的生存环境的思考和焦虑，对于处于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下的草原发展的前景，可以透见你的思索和理想，自然包括着你的焦虑和急切，一个当代作家的人文情怀就使我十分感动了。我甚至可以断定，你作为一个在草原生活了许多年的文化人，经历了草原的昨天也感受了昨天的艰难历程，虽然已经离开了草原，而仍然对草原今天的现状和未来的远景情系于心，说梦牵魂绕也不过分，这是我从你的人物的心灵里读出来的作家的心语和血温。这肯定是你写作这部小说的初衷和最终的目的，回报给那个美丽神奇的草原一份厚礼，你的心愿随着你成功创造的小说而回报给草原以至整个社会了。

随兴写下如上一些阅读感受，尚不及作品的全面论述和评说，可供你检验一下自己的创造在一个如我的读者心理引起的艺术效果。祝这本佳作早行于世，亦祝你和张翔麟健康快活。

陈忠实

于礼泉

## 那份重新唤回的诗情……

——读张永昌张翔麟《草原染绿的爱》

马明奎

已经没有了诗，爱也变成肉欲从而兑换成钞票，整个世界进入一个属于机械和欲望的时代，人成了动物。

草原的情况怎样呢？

读罢张永昌与张翔麟先生合著的长篇小说《草原染绿的爱》，使人产生一种深深的感慨：草原，这个本来是与动物关系最为密切的地方，却汹涌着无边的诗情；与之相比，进入工业时代的更大域界，居然被动物阵势盘踞了。谓余不信，不妨读读那些来自喧嚣的都市而发泄着粉色欲望和发露着黑色病变的当代小说，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嘲讽。

《草原染绿的爱》始终关切蒙古民族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存在进入后工业时代之初的某种阵痛和思考，最为深刻独到的是对于“上马放牧，下马喝茶”的生活方式以及游牧生产方式的反思。走出原始经济，学习科学

1

那份重新唤回的诗情……



文化，以全新的方式和面貌进入现代，是张永昌与张翔麟先生欲罢不能、情不自禁而彰显的一个主题，由此可以感觉到作者对于兄弟民族的那份感情中不仅有深挚的热爱，尤其还有痛切的关怀。

这份感情集中地体现在对人物的刻画上，这就是僧格。诚挚，善良，讲求信义，但是没有什么理想也没有事业心，平庸自私，只在延续着一个古老民族的生存惯性，酒成了他的全部也是表征。他对娜日萨的爱强烈而真诚，但爱中缺乏一种属于民族的而不仅仅是属于个人的事业心和时代感。他是一个旧人，一个落时的人物。

与之相反，江卜拉和萨日娜就显得英姿勃发。江卜拉和萨日娜这两个人物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坚定与深刻。不论是对于杨森扎布的奸诈无赖，还是面对九死一生的风灾雪暴，她和他都能清醒理性地面对这一切，而且胸有成竹，坚定不移。这既与蒙古民族历经苦难而培养形成的那种特别的坚韧和顽强有关，也与他们的生命本身承担着这个民族融合现代文明的强烈愿望和庄严使命有关。江卜拉对于地域民族史和文化史了如指掌，这并不是文化标签的硬贴，这是有着现实依据的。蒙古民族那种整体感、求知欲、上进心，那种面对世界和未来时的急切心理，以及对于自己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深切纪念的决心和勇气，是汉民族普遍缺乏的。这都是在呼唤现代的同时对于蒙古民族传统和文化中理性部分的强调和张扬，反映了作者无与伦比的关切和热爱。

与之相应，作品还有意识地抓住各种机会和空间深

情地描述了蒙古族的民俗风情。比如蒙古姑娘早晨挤奶的场面，比如那达慕其间僧格与莫德格玛苟合的描写，再比如道尔吉活佛灵童转世以及此前祈迎班禅的描写等。这里的感情态度是值得注意的：既有张扬和展示，甚至有对于猎奇心理的满足，但更多的是一种审慎和直面，尤其是把这一切作为江卜拉和娜日萨的现实语境和存在依据，写出一种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一种传统与现代的错接，从而隐喻着某种艰难。对于蒙古民族来说，现代化不仅是引入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而是一个民族从宗教信仰到生活方式直到内心深处的深刻改变，一种脱胎换骨，这是任何存在于其中的个体都无法规避的残酷现实。也许正是因为进入这样的艰难，作品对于草原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展示令人惊喜地开掘出相当浓郁的现代诗情和不可漠视的后现代意识。

我们已经很难读到纯粹的对于自然的描写了，在《草原染绿的爱》中，把自然不是作为背景，而是作为整体艺术世界的构成，作为蒙古人生命的根本活动因素来描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只是一支古老的歌了，草坡退化的快遮不住脚面、掩不了马蹄了。风沙打着牛背，遇到春旱时，山坡像一张干裂的牛皮。”这首先是一种生存处境：既有人类生存发展自然蜕化的规律在，也有社会历史进程中人的破坏和侵蚀因素在。作品写到：“战争的风云卷过去了，人畜都增加了，文化也比过去高多了，可就是情与酒的原因，不去奋斗，不去用一两代人的汗水去



换取养畜的自由和快乐。”看来这更是一种人对于自然、对于自己积习已深的方式与观念的无能为力和无动于衷。我们读作品有这样的感触：草原的进步完全不能离开草原这一自然主体而如同都市人那样从家园出走，不能，完全不能。走出草原就意味着人的彻底丢失，而不仅仅是居所和栖地的丢失。从这个意义讲，作者呼唤的不是那种人从家园出走的现代感和独立性，相反，是某种意义上回归草原、回归传统的认识被重新提起。

其次是自然作为诗情之源对于社会和文化的融渗和滋养。娜日萨从城里回来，是一次落难性质的逃离，更是一种从现代生活中的剥离，其前提是否定性的。换句话说，娜日萨是在对现代都市生活作了基本的价值否定之后回到草原的。这是一种情节的需要，但更是一个隐喻——我们对于这一作品的后现代意识的判断正是以此为依据并且进一步深入进去的。由此开启，娜日萨回到草原的生活大半是在与自然、与风沙雪暴、与古老的生活方式实现重新对接之后完成的；娜日萨回到了真正的故乡——自然母亲的怀抱，这使得她在都市所受到的身心伤害得到根本的休养。爱，正是在这种心灵的休憩之后萌发的。

自然不仅作为处境，尤其作为存在的方式被重新找回到生命中来。娜日萨一逃回到草原就被江卜拉救回，第二次落水又被江卜拉救起，第三回遇狼——还是被江卜拉救出。在这三次生死之间，生命不断被找回完全是在自然的情境下以自然的方式实现的。自然，成为爱的

第一阻塞，也是江卜拉走向娜日萨的必由之路，一个考验方式。人与自然发生着生命深处的不可或缺也是无可规避的内在关联和根本契合。在后面的情节中我们注意到，阻塞着江卜拉与娜日萨并把他们的思念和感情提升到纯净圣洁之境的仍然是自然，是风沙雪暴和深沟险壑所造成的天高地迥、遥遥无期。

对于淡化社会矛盾，深化日常行为，于生命和仪式的描写中渗透自然诗情的情节建构方式，我们没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类的感觉，而是一种后现代的感觉，一种以自然为归宿，以自然为纽带重新组织人的存在的、温柔而诗意的感觉。小说的后半部以抒情的笔墨写了江卜拉与严静桑、蒙更花以及达翰尔姑娘伊林娜之间那种诗性爱意。这种爱的斟酌和欣赏没有落入现下美女作家那种败兴和粗俗，也写性，也写柔情蜜意，但它不是性诱惑和动作癖，而是诗，而是一种既合于草原民族价值理念和情感方式，又充分获得柔化世界、诗化生存的后现代旨趣，甚至缠绵到希见于当世的纯诗境界和古典情调。把这种爱和诗推到峰巅的是老哈达和伊林娜父女的不辞而别，她形成一个巨大的缺憾，一种属于人性普遍状态和人类存在方式上的无法两全的缺憾。因为伊林娜美得惊世绝俗，所以她也只能从俗界出离，回归到纯美——现世存在的缺憾也就这么注定了。在伊林娜这里，草原民族古老的忠贞和纯粹的爱意，以及对于人性和世界的诗意的理解，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那么自然作为诗情之源也就从漠漠本体回到人的心灵，回到草





原民族的内心世界，它使我们感悟到：自然的法则根本地讲还是一种心的法则，一种人性的法则，只有那种纯美的诗意的灵魂，才能唤回自然和世界那份纯美的诗意。伊林娜走了，把美和诗、把存在的宏恩和世界的深意留给我们。

读张永昌、张翔麟先生《草原染绿的爱》我们不会想到回归古典时代，不会的，而是如美国人乔·霍兰德所说：“后现代关于精神能量外化的观点承认并赞美它与自然的其他所有部分的一体性，并使自己对有根基的历史能量保持开放。”<sup>①</sup>甚至，我们觉得作品的基本价值趣向正是对于此种“历史能量”和“精神能量”的呼唤，而自然、包括自然怀抱里的人物、故事，都作为传神阿堵在不断地影现着渲染着这种能量罢了。人不能成为动物，生命和存在的根本也不过就在于那一点点诗情和爱意，它从自然源出，然后“像一条清澈的河流，潺潺地延伸在天际尽头的大草甸子上。”从这个意义讲，对于草原民族现代化过程的关注，也许有着更为深邃的意韵和需要更为深刻的领悟。

<sup>①</sup> 引自大卫·雷·格里芬编，王成兵译《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78页。